

长篇小说

蒋献著

瀚海

【上】

男儿

一部尘封的历史

一个传奇的故事

一群热血男儿

一段难忘的记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瀚海男儿

(上)

蒋 献 著

第一章 大漠追怀	1
第二章 百重磨难	15
第三章	25
第四章	35
第五章	45
第六章	55
第七章	65
第八章	75
第九章 黎明枪声	85
第十章 边疆小城	101
第十一章 草原之夜	121
第十二章 荒原遗址	138
第十三章 艰苦创业	155
第十四章 新的征程	171
第十五章 军民一家亲	188
第十六章 垦荒号子	205
第十七章 再访老乡	221
第十八章 戈壁晨风	238
第十九章 渴望女人	255
第二十章 小发明家	27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瀚海男儿/蒋献著. —五家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80756 - 053 - 1

I. 瀚… II. 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4718 号

瀚海男儿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 编: 831300

电 话: 0994 - 5825298 5825226 5825228

传 真: 0994 - 5822600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9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6 - 053 - 1

定 价: 58.00 元 (全二册)

序

□万卫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肩负屯垦戍边使命的特殊组织，已走过了54个年头。

50多年来，兵团人在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亘古荒原上播响了屯垦戍边的战鼓，为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建设和屯垦戍边事业书写了辉煌历史。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疆兵团成立55周年之际，蒋献同志向我们献上了长篇小说《瀚海男儿》。这对于被疾病困扰、工作紧张而繁忙的蒋献来说，实属不易，难能可贵。

蒋献属第二代兵团人，他十六岁入伍，当过文书做过工人，曾长期担任过团场领导，现任农五师信访局局长。蒋献同志自中学时代就喜爱文学，走上社会后，不论是当兵还是当工人、当领导，这个愿望一直使他笔耕不止。

蒋献同志勤奋好学，积累了丰厚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先后为团场写过党史、组织史和团志。走上领导岗位后，他胸中那份对兵团、对先辈们创业的崇敬之情愈积愈浓，决心用笔去反映军垦生活的激情也愈来愈强烈。他认为：用历史昭示后人，用文学陶冶青年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如果不把这段历史和前辈们的光荣、动人事迹用文学作品写出来，上对不起前辈，下对不起后人，更对不起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一个人来到这个世

上，总要给后人、给社会留点什么，否则就白在世上走了一趟。

他下基层连队、到田间地头、去牧民草场、上边防哨卡，听老军垦们讲述他们进疆后的垦荒故事，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疾苦，看望守卫在边防线上的战士。边疆人民的淳朴、草原广阔的地域感染着他，一次次拨动着心底对兵团、对军垦事业的热爱之弦，激励着他的创作欲望，现在他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瀚海男儿》的创作，交上了一份圆满答卷。

《瀚海男儿》是一部反映兵团早期战斗、生产和屯垦戍边的作品。其中的人物、事物和场景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写法，对人物大量采用白描的方式，形象栩栩如生，个个鲜活，令人感动。作品从多侧面、多角度再现了当年屯垦戍边那段激情难忘的历史画卷。读了这部作品，首先感到作者是用心、用情写成的，它不但使健在的老军垦抹泪追忆他们曾经历过的峥嵘岁月，也极大地鼓励着兵团的后辈们继承先辈的传统，坚定了再创兵团辉煌事业的决心。

祝贺《瀚海男儿》的出版。

祝福蒋献同志。

2008年5月14日

目 录

第一章 大漠追歼	1
第二章 巨手西挥	19
第三章 奔向边境	37
第四章 拥抱和平	51
第五章 冰雪之夜	60
第六章 心中的思念	75
第七章 夜宿胡杨滩	85
第八章 勇战群狼	101
第九章 黎明枪声	123
第十章 边陲小城	133
第十一章 草原之夜	144
第十二章 荒原选址	158
第十三章 艰辛创业	177
第十四章 新的战场	190
第十五章 军民一家亲	201
第十六章 垦荒号子	214
第十七章 再访老乡	231
第十八章 戈壁垦荒	244
第十九章 渴望女人	257
第二十章 小发明家	272

第二十一章 姐妹遇险	289
第二十二章 亲切关怀	306
第二十三章 大战丰收渠	326
第二十四章 血染大漠	341
第二十五章 壮丽青春	354
第二十六章 地窝子新娘	373
第二十七章 火热的连队	392
第二十八章 生命赞歌	410
第二十九章 丰收在望	425
第三十章 欢乐时刻	446

第一章 大漠追歼

六团骑兵连连长韩良，受伤晕倒后躺在布满积雪的沙漠上，朦胧中他感到大地在旋转。

当时他和一排一班的几个战士把一股匪徒追到一个沙沟低处时，因他的马快转眼间就跑到了别人前面，把几个战士和通讯员董海落得不见了人影。在迅速追上了敌人后，他上前把跑在后面的一个匪徒砍下马来，另两个见状勒马回身从坡上向他冲来，由于冲得太猛太快和韩良撞在一起，其中一个匪徒正好撞在韩良的战刀上，当即连人带马就翻倒在沙窝里，韩良挥刀和另一个匪徒砍杀起来，几个回合后又将那匪徒砍下了马，自己也觉得胸口钻心般地疼，低头一看胸前的棉衣被对方划开一个约十来公分长的大口子，鲜血渗透了军装。刚才那个被砍下马的匪徒并没有死，这时他爬起来迎面举刀向韩良砍来，韩良机智地一闪，战刀划破了匪徒的上衣，自己也被这个匪徒砍了一刀，此时他两眼怒视着这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匪徒，忍痛勒马后退几步，两个匪徒见韩良向后退以为他害怕了，又看见对方浑身是血，觉得这个对手快不行了，于是上马挥刀嚎叫着向韩良扑来，借着惯力络腮胡子把刀举过头顶向韩良的腰横劈过来，韩良横刀一挡又迅速抽刀砍在他的左肩上，那匪徒的半拉膀子被生生地砍下来，哭嚎着摔到雪地上，但这个可恶的络腮胡子在落马的瞬间将手里的刀猛地甩向韩良，刀尖深深地扎在韩良的后背上，刀柄在他的背上闪动几下落在地上。韩良看见刀已落地，咬紧牙关扑上去消灭了最后一个匪徒。此时，才发现这里就他

一个人。他扬头大声喊着通讯员董海的名字，然而没有回音，也没有其他动静。胸口和背上的伤在阵阵作痛，但他不敢下马，他要趁着脑子清醒时找到自己的连队。于是他两腿使劲一夹马肚顺着山沟原路策马冲上了山头，环顾四周后见山上的马蹄印很乱，在纷乱的马蹄印里发现有一行又密又多的踪迹，韩良马上断定这可能就是连队走过的路，认定方向后，他朝远方的高大沙峰望了望，只见西边的山被大雪覆盖着，太阳在西南方红红的浮着像个红灯笼。从太阳照射的角度看此刻应是下午的四、五点钟，新疆的天比内地长，如果天黑前不解决掉萨吾提、哈斯托夫这伙匪徒，很可能会使土匪们又一次跑掉，以后再想找到他们就很困难了。想到这韩良不顾伤痛，决定尽快去找连队，他拍拍马头自语地说：“‘闪电’，咱快走吧，去找连队！”

“闪电”是他现在的坐骑，那是在一次战斗中从敌人一个旅长手中缴获的，这匹马除了额头处有一团黑毛外，混身上下雪白如玉，原来韩良想把它交给团里，本意是给团长陈进东骑的，但陈团长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步兵一起行动，有马骑就行了，这么好的马还是骑兵连用吧！”所以陈团长就把这匹马奖给了骑兵连连长韩良。开始韩良对这匹马除毛色以外没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之处，骑了一段时间后，特别是经过几次山地追击战，他对这匹马就另眼相看了。有两点他最满意，一是速度快，而且胆大勇猛，正像他本人的性格；二是这马通人性，每次战斗中它仿佛都知道主人的心思，所以全连都对连长的马另眼相看，并给这马匹起了这个“闪电”的名字。这次战斗中，“闪电”的行动更是格外迅速，驮着他冲在队伍的最前头，谁也跟不上他。

这时“闪电”驮着韩良，不断打着鼻息，长嘶一声向着前面陡峭的沙丘吃力地攀爬，到了山顶后韩良摘去风镜向四处观望。周围静悄悄的，没有人气也没有兽吼，只有刺骨的寒风在“嗖嗖”地吹，沙漠脊背上的雪被风刮得漫天飞扬。韩良这时更感到了冷，伤口也一直在流血，阵阵疼痛使他几乎支撑不住了。“不行，要尽快离开这，要追上连队！”他心里这么一

想再次用腿一磕马肚，“闪电”一扬脖子转头看看主人像是在问：咱们向哪里去？韩良看看前方急促地作着判断，他想现在无论是追击匪徒还是找连队都是要一直向前，于是他伏在马背上，抖抖缰绳示意“闪电”向前快走。“闪电”踏着碎步刚走了几步，韩良眼前一黑从马背上滚落下来，躺在雪地上昏了过去。“闪电”的眼睛上、头上以及垂落的马鬃上都结满了白霜，它见主人躺在雪地上，低头过去用自己的鼻子向主人喷着热气，片刻又扬头大声嘶叫，就像呼唤人来救自己的主人，并不停地用前蹄刨着地上的雪，像是要唤醒主人，但韩良此时啥也听不见了。

骑兵连指导员林培民和副连长李冰带领骑兵连向沙漠纵深追击着萨吾提这股残匪。他们正骑马跑着，通讯员董海从后面追上来，李冰见他就一个人便问：“董海，连长让你来支援啊？”

董海的目光在人群中扫了一遍自问：“急死人了，跑哪去了？”

林培民看着董海焦急不安的样子问：“连长呢？你们不是在一起吗？”

董海，是个二十出头，青海籍的小战士，长着一副娃娃脸，孩子气十足，这时他几乎操着哭腔说：“指导员，连长不知哪去了，我都找过几条沟了。”

林培民，二十九岁，是骑兵连原指导员牺牲后调来的，性子不紧不慢，遇事喜欢微微一笑，在微笑中思考问题是他的风格。连里大部分人对他既敬更畏，原因是他爱批评人，喜欢揪住别人的错误没完没了地说。几个排长都觉得他过于认真，李冰则认为他是思想偏激，韩良心里清楚这是团里领导，而且主要是政委杜真有意安排的，目的是在部队工作任务转移后要以林培民的慢来制他的急。林培民看见董海急得用袖子抹着头上的汗，嘴里还操着浓重的青海话嘟囔着谁也听不清的话，那意思大概是在责怪自己，就微微一笑说：“连长的‘闪电’再快也不会跑到咱头里去，小董，你 and 一排长回去找！”

一排长叫班道九。这人粗壮、憨厚，打仗勇敢，力大无比。这时他骑

在马上像个黑铁塔，正紧跟着李冰追击敌人，听到指导员叫他回去找人，顿时泄了气，但一听说是去找连长，二话没说对后面的一班长王三魁吼道：“快，带上人跟我找连长去！”

王三魁，中等个头，是个胖乎乎的陕西汉子。听说连长不见了，勒住马头对仍在伤心落泪的董海怒骂道：“我说你个哈尻，那么大个活人让你丢了，真没用！”一班战士黄亮是王三魁的同乡，他龇着两排小白牙和董海并排跑着，经王三魁一骂，董海觉的更难受，他怕别人见他流泪干脆把帽子上的风镜拉下来遮住双眼。黄亮拍拍他的后背笑道：“哦（我）说你小子呀，平时脑子好使得很，咋关键时候掉带了，日扒叉的，快走吧！”别人说啥董海还不敢生气，因为他们不是干部就是老兵，现在连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黄亮也埋汰他，董海一生气打马向前窜出几米不理黄亮了，黄亮见状笑笑也打马追班长他们上去。

林培民看着他们走远了就对李冰说：“我们继续追！你带二排向左，我带三排从右边包抄，这回咱要包萨吾提的饺子！”李冰把手套上的雪在马裤上拍拍说：“老林，敌人每人都是两三匹马，咱们的马怕是吃不消！”林培民骑上马说：“那也不能让敌人跑掉，坚持吧，一定要咬住他们，我们累，敌人也撑不了多久！”

匪徒头目萨吾提和他的白俄参谋长几天来被解放军撵得像兔子一样到处乱窜。这附近的戈壁沙漠已被他们跑遍了，五百多人的队伍被打得只剩下二百多，被他们挟持的牧民已被解放军救走，而且眼下解放军仍在后面紧追不舍。萨吾提和他的人马这时全部龟缩在一个大沙坑里。萨吾提用手扯扯被风吹起的衣服，又用大衣遮住了他那胖而大的脑袋，大漠上的风实在太大了，吹起了沙子，扬起了雪花。萨吾提眯着眼睛看看自己的人马，挤在沙坑里一片狼籍，现在的情形和当初真是今非昔比，队伍的士气也日渐低落。尤其是这几天，解放军的骑兵整天追着他们打，而且他的队伍又总是败多胜少，就是有点让他提神的事也只能是偷偷摸摸地袭击一些牧区

的村落，抓一些为解放军、共产党办事的牧民，抢些东西和女人，弄些食物填填肚子，过去很驯服的奴隶、下人，现在也敢和他们作对。想起自己的队伍被解放军追剿得一天天在减少，他就更加痛恨共产党、痛恨解放军。现在解放军的骑兵就在后面步步紧逼，他要保住自己的最后资本，否则他这自称为“天山雄鹰”的土匪司令，没了士兵就等于没有了翅膀，到时连只鸡都不如。但他又不甘心过这种担惊受怕的逃亡日子，总想找机会给解放军来个回马枪一解心头之恨。现在他看着这两百多人都挤在一个圆形的沙坑里，就像一堆羊肉放在锅里等着解放军来吃。想到这里他出了一身冷汗，马上抬头大叫道：“参谋长，参谋长！人哪里去了？”

他的话音刚落，高个头、不太胖的白俄参谋长哈斯托夫摇晃着身子出现在萨吾提的身后，他不紧不慢地问道：“司令，什么事？”萨吾提说：“快集合队伍，解放军马上就追上来了，咱们要和他们决斗，赶快离开沙坑！”

哈斯托夫见司令突然来了精神，主动要与共军作战，摸不清他的意图，但他清楚地知道，挤在这沙坑里万一解放军突然追来，从坑上方一阵手榴弹扔下来，这支队伍和他自己就会全部完蛋！现在必须带队伍离开沙坑，于是他叫勤务兵快去传达司令的指令，马上把队伍撤出这个危险的地方。

勤务兵大声叫着：“各队集合，准备出发！”那些躺着的、挤成一堆避风挡寒的匪徒们听到命令立即紧张起来，一个多月来他们被解放军追得心惊肉跳，现在一听要集合以为解放军又来了，慌忙取刀摸枪。一个背有点驼、上了岁数的老匪兵在抓枪时不慎碰到枪扳机上，“呼”的一声子弹飞向沙坑外，其他人一听枪响跳上马背就向沙坑外跑，没上马的也顾不上司令了，拉马纷纷向东北方的斜坡山口奔跑，边跑听到有人边喊：“解放军来了，快跑啊！”匪徒们一听更是不顾一切向坡上涌去。

萨吾提和哈斯托夫见队伍大乱，气得脸都白了。哈斯托夫本想撤出这鬼地方后按司令的意思埋伏在大坑两侧等解放军来了给他们来个突然袭

击，此时见队伍已无法控制，他拔枪对天连放三枪并叫喊着威胁道：“他娘的，谁说解放军来了？都站住！谁再跑我的子弹可不认人了！”

听到枪声匪徒们一愣，回头见参谋长瞪着鸡蛋似的眼睛恶狠狠地看着他们。匪徒中有的悄悄下马，有的藏在马屁股后。萨吾提手舞大刀说：“弟兄们，真主会保佑我们，共产党还没来，可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现在听我的命令，一、二小队跟参谋长到山后的左边，三、四小队随我到右面的山头上，我们要在这里和解放军好好地打一仗，好了，行动吧！”他的话音一落，几个小队长纷纷集合自己的队伍，哈斯托夫看见队伍稳定下来转身对萨吾提说：“司令，就按你说的，在这两面埋伏好，给解放军来一个突然的打击！”萨吾提的鼻子像熊一样哼了声：“对，就这样，共军做梦也想不到逃跑的‘黄羊’会回头再顶他们一下！”说完他禁不住对自己的妙计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一排长班道九率领一班的八九个战士在董海的引导下，顶着凛冽的寒风向西走。新疆的天早晚温差实在太太，气候一天几变。刚才还是风和日丽，继而就狂风暴雪，尤其是现在已接近傍晚，气温突然下降，而此时马也走累了，鼻孔中喷出一股股白色的气流，马头、鬃毛上全是白霜，战士们想快走但这些“无声的战友”却已走不动了。战士们不忍心再用鞭子抽它们，就由着它们向前走。王三魁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见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打在战士们的脸上又冷又疼，就磕磕马肚赶上排长说：“排长，我的马还行我就先走了，这么大的风雪，会把连长冻坏的！”旁边的黄亮也说：“我的马也行，我也跟你去！”班道九望望西边的天说：“嗨，日他的，这新疆的天鬼着哩，出着太阳还下雪，咱们走的方向没错吧？”

王三魁说：“没错！”

班道九说：“那你们就先往前找吧，别和我们落得太远，这狗日的沙包可不像平地，别没找着连长再丢掉一两个人就更麻烦了！”得到排长允许后，王三魁和黄亮轻轻打马向前跑去。

王三魁显得很急，不停地用脚跟磕着马肚，已极度疲惫的战马仿佛知道主人的脾气，迈开步子向前快跑。黄亮紧跟着班长边跑边说：“班长，排长不让落得太远！”王三魁头也不回地说：“想落远都难哩，马跑不了几步了，你说这么冷的天连长能在哪呢？真急人。”果然，王三魁的马没跑几步就慢下来了，他抓着缰绳伸头眯眼向前观察。突然，他勒马停住了，因为他透过大片飘舞的雪花发现前面有一个物体在跑动。王三魁仔细看了一眼向后招手说：“哎，快看前面有东西！”黄亮拿开风镜一看惊喜地叫起来：“班长，好像是‘闪电’！”王三魁一听是“闪电”说：“我说么，这白雪白马什么都分不清，小黄咱们快迎上去！”说着他们打马向“闪电”跑去。

“闪电”这个无声的忠实战友，从韩良摔下来后就一直陪伴着主人站在雪中。当雪又下大时它就不声不响在主人身边焦急地转来转去，并用自己强大的肺活量喷着热气为主人防冻，向韩良的脸、手和脚上不停地吐出热气。但“闪电”自己却在暴风雪中不停地颤抖，腿上的肌肉也在抽动。它扬头看看远方像闻到了什么，眨眨眼沿着地上杂乱的痕迹向前跑去。

王三魁、黄亮离“闪电”约有十来米时，黄亮大声叫道：“班长，真是‘闪电’！是连长的马！”王三魁跳下马大步迎上去，“闪电”离他们还有几米时停住脚步，它仿佛认识这种服装，它的目光里流露出哀求，头点了几下突然扬起脖子向天嘶鸣几声，然后转身又顺原路跑了。王三魁见“闪电”突然转头跑了愣在原地说：“哟，它这是啥意思？不认识咱了？”黄亮马上明白了“闪电”的意思跨上马就要去追，王三魁问：“你要干啥？”黄亮带好风镜笑着说：“班长，上马吧，‘闪电’是在给我们引路呢！”王三魁也回过神来，看看跑走的“闪电”说：“乖乖，这马真通人性，这下好了，准能找到连长了，小黄快开枪告诉排长，你在这里等，我去追‘闪电’！”说完上马向“闪电”追去。

后面的人听到枪声知道有情况，班道九对谭新斌、张兴起等战士说：“前面有情况，快走！”说完挥鞭向马屁股连抽几下，带领一班战士和董海

向枪响处跑去。不一会他们就看见黄亮站在前面不远的风雪里，没等班道九开腔黄亮就迎上来说：“排长，‘闪电’过来了！”，班道九问：“在哪？你们班长呢？”黄亮骑上马说：“连长的马跑过来站了一下又向回跑了，班长追过去了，我在等你们！”班道九哈哈一笑：“找到了‘闪电’？它一定是来报信的，找到连长后咱们要好好慰劳‘闪电’！”他又回头大声说：“走呀同志们，接连长去！”说着策马飞奔，身后马蹄溅起了大片雪花，在风中飞旋。

天不转了，地也不转了，只是觉得头发胀，胸前疼痛难忍。韩良活动活动两只手，继而扬起胳膊睁开眼，雪片落入他的眼里，好凉。他眯着眼想，我是咋了？这是在哪？突然他想起了前面发生的事，胸口痛是挨了敌人的刀，他用冻得发硬的指尖掐掐脸上的肉，“哟”好疼，他知道自己还活着，忽然他又感到双脚发热就抬起头来一看“闪电”在用鼻息的热气为自己暖脚，他想站起来，可刚一动背后和胸口又钻心般地痛，他咧咧嘴慢慢地跪着将自己的脸贴在“闪电”的头上，心里无比地感激！原来是报信的“闪电”看到有人来，知道主人有救了，就又急速地返回到了主人身边。韩良抬头看见太阳就要坠入云海，西方的天际一片火红，那光色映红了沙漠，也映红了韩良和“闪电”。“闪电”看见主人站了起来就像完成了一项重任，兴奋地用蹄子刨着地，可韩良心里明白险情并没有过去，他迅速摸摸身上，又从地上拣起冲锋枪挎在胸前，忍着伤口的疼痛抬腿上马，身子趴在马背上，“闪电”觉得自己的背上有了份量，知道主人要出发了，兴奋地扬起头精神大振，在主人勒紧缰绳时它扬起前腿，身子一挺大声嘶叫几声正准备走时，韩良瞅见前面雪雾中有一匹马向他飞奔而来，心中不由地一惊猜测：是战友？还是土匪？他立即抓住枪柄，不料对方在离他二三十步时高喊起来：“连长，我是三魁！”话音一落那人就跑到他面前跳下马来，韩良一愣神看到眼前真是一班长王三魁时高兴地说：“三魁，你咋来了？连队呢？”王三魁靠近连长朝他身上看着，泪水差一点流下来：

“连长，你咋弄成这样了？可吓死我了，我和排长都在找你！”他指着“闪电”说：“是‘闪电’报的信，我是跟着它找来的……”正说着他们身后传来一排长班道九的大嗓门：“王三魁，找到连长了？”董海浓重的青海口音也叫着：“连长，你跑得也太快了，我怎么跟都没跟上你！”

班道九看见连长一身血急忙问道：“连长，你这是……？你负伤了？”韩良看着他们正要说什么突然一阵眩晕又从马上掉下来，几个人吓的一边大叫一边跳下马围住连长不知如何是好，董海被吓哭了，韩良在大家的叫声中醒来，他内疚地说：“怪我，让大家担心了，一排长，连队呢？”班道九说：“指导员和李副连长带着连队追萨吾提那伙王八蛋去了！”韩良一听找到了萨吾提的踪迹就扶着班道九站起来说：“走，咱追指导员去，天黑前一定要结束战斗！”班道九说：“连长，你伤得很厉害就别动了，让董海守着你，我们去追就行了！”韩良低头看看自己胸前的伤说：“这咋行？这点伤算啥？走，上马！”说完几个人把韩良扶上了“闪电”，随后几个人也迅速翻身上马，冲破风雪的包裹，向着就要降下夜幕的大漠奔去。

李冰率领一排的两个班已追到离沙坑的不远处，前去侦察的两个战士回来报告说，坑里没有人，但是坑内有大片马踏人走的痕迹，匪徒好像是从东北角的山坡上逃跑的。李冰听完后让指导员和连队原地休息，自己和那两个战士又跑到坑上方观察，他们匍匐着爬到沙坑边上向下看着，从望远镜中看到坑里几堆烟火还在袅袅浮动，坑的东北角明显是匪徒走过的地方，他又向右边一看，雪地上有少数人和马的脚印。李冰心中琢磨道，敌人难道是分开走的？要不就是少数骨干甩开大股匪徒自己逃跑了。想到这他认为应该从南边绕过去，先截住敌人的少数人马，打掉他们指挥机关。他想起了兵书上说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诫训，就和两名战士返回来，把自己的想法给林培民说了。指导员赞同他的意见，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叫李冰带一个排从南边走，他率两个排从北面过去包抄敌人，万一敌人聚在一起，枪声一响我们两边立即合围他们，以保证全歼这

股残匪。李冰想想说：“好，行动吧！”说完他们两人各率人马从两边悄悄包抄过去。

再说匪首萨吾提带着几个亲信和卫队从南面溜走。正如李冰所料，他原想如果后面的解放军追来，肯定会沿着脚印多的地方追下去，自己可以在另一处避险，如果参谋长哈斯托夫伏击打得好，自己就能胜出一筹，如果北边情况不妙他也可以逃脱灭亡的命运。萨吾提对自己的这一招数十分得意。此时他正急匆匆地带着亲兵和人马跑到一个不大的低洼处，这个坑里长着又高又密的梭梭，他们就坐在梭梭下休息。一个亲兵折了些梭梭枝点火为萨吾提烧水，又从地上捧起一些雪放在一个饭盒里。萨吾提躺在梭梭下嘴里嚼着酸奶疙瘩，望着就要黑下来的天空出了口长气，感到这种日子过得太累。

这个土匪头子萨吾提，多次在南疆密谋建立所谓的国家。他们这伙人表面上合作，暗地里却在进行争夺领导权的内讧。萨吾提首先联合南疆一个地方豪强打败了伊犁河谷的一个军阀，然后收编了败将的部队，使自己不足千人的队伍立刻扩张了几倍，之后他又翻脸铲除了合作者。几经拼杀后，在新疆独树一帜、飞扬跋扈，做了一方霸主。但是被他得罪过的部落主和上层人士以及那些地方豪强不甘心看着他的高傲和崛起，就对他采取了拉拢和离间的办法。他的副手艾合买提和另一个部落的首领私下来往达成协议，在一个风大雪疾的黑夜里，拉走了他的一半人马，待第二天萨吾提发现后准备去讨伐时，几个豪强的队伍加上副手统领的队伍一齐向他围剿过来。无奈，虎勇抵不过狼多，他又一次败退到伊犁河谷，双方正要进行最后的决战时，他却意外地得到了西边邻国的支援，救了他一条命。原来一向和这个邻国友好的新疆军阀盛世才一夜之间和他们翻了脸，对新疆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进行拘捕、屠杀，并且对帮助过他的邻国朋友也采取了驱赶和活动限制。邻国军队为此想讨伐他，可牵扯到两国关系一时不好解决，所以就利用新疆的民族问题给盛世才眼里揉沙子。他们看中了萨